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管子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七十五 子部

管子卷二十三

唐 房玄齡 註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

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内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

上有陵石者下有鈆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逺矣修敎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劒鎧矛㦸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㦸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㦸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鈆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鈆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

謂也管子對曰夫王起於禺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黄金重令徐則黄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

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内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重丈恭反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黄

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煑泲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

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煑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泲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

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黄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寳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

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曰水草兼處說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

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

笑陽也壤笑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

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

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毋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廪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廪於賈

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閑市朝閑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賔服有海内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髙辭讓無爲竒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賔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

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寳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没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内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隂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黄金一筴也江陽

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黄金也今黄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黄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

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戸萬戸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戸十萬戸

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戸百萬戸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産而無弟兄上必賜

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

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内摲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

之民

管子輕重十二

國準第七十九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凖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凖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黄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

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

摶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管子輕重十三

輕重甲第八十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

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揺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

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内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

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

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釡鏂之數不得為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釡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貿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

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髙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彀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

使弓弩多匡彀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雞鵠䴇之通遠鵠鶂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匌弓弩無匡彀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鶂之

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鶤雞鵠鵾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檠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匔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

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

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䊀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薔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

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煑沸火為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也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

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圉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

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

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

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

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

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

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

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

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

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筍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

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令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令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

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内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

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寡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

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

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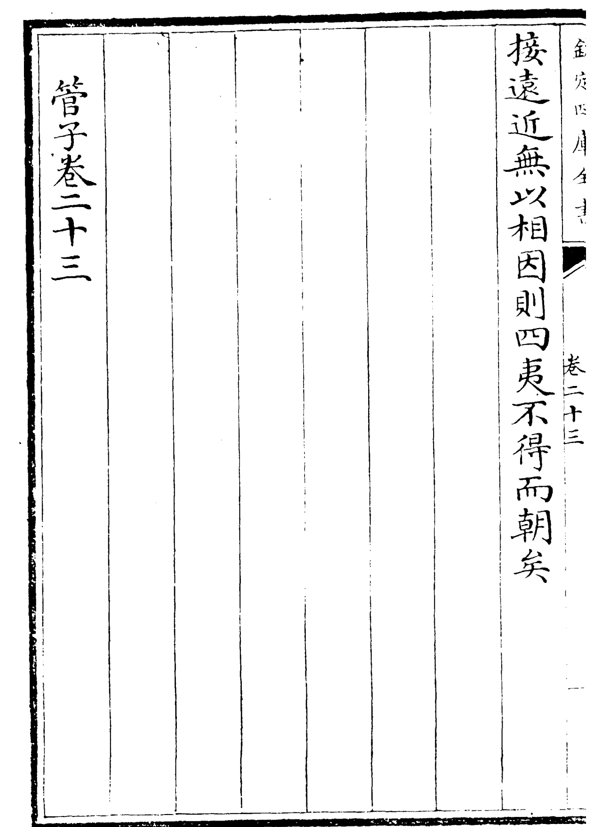
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黄金輕黄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

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

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



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二十三

管子卷二十四

唐 房玄齡 註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説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

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泲水之

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容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黄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

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針也然後成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隷而

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埝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埝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埝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

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于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廢其所

宜得而歛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

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

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

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

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

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

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

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

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

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
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
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
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
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
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
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
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

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堁壏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

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積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萊鹹鹵斥澤山閒堁壘之

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

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内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髙下不貳髙下

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

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闕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為壁刻石

刻其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黄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隂里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

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

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

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

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

賔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

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

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賔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

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煑沸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

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鏤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鏤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

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貣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緺綬

之於萊亦純鎰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閒篡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茈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為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

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别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内毁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

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給黄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黄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

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

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齊鐘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

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峥丘之戰峥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産業産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我事失其本業令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

用令使者賫石壁而與仍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劵皆折毁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

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歳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

而委舍其守列投蝨蚫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
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
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
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
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
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
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

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璽縷不治内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

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

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

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洴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堺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

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

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

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隂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
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
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鑚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
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
燒曽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
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
外鑿二十宜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
商九州之髙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

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
化之周人之王循六㤅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
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
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
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
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
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齒之有脣也古蠭

蜂字螢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

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綫繑而踵相隨綫繑謂連續也綫息列反繑丘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齺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齺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

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梢也衆烏居其上丁壯者胡

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

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獘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

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

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

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

之中求孤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

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歷歷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鐩

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鉊鉛又擾權渠緄綵
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敎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
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
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
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
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
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

十日之内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黄而静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

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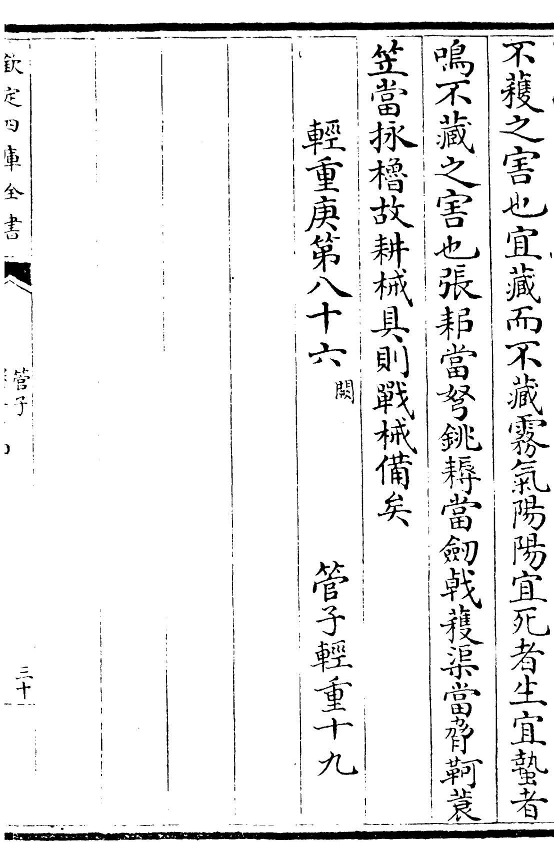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黒絻黒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



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劒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𢹂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闕

管子輕重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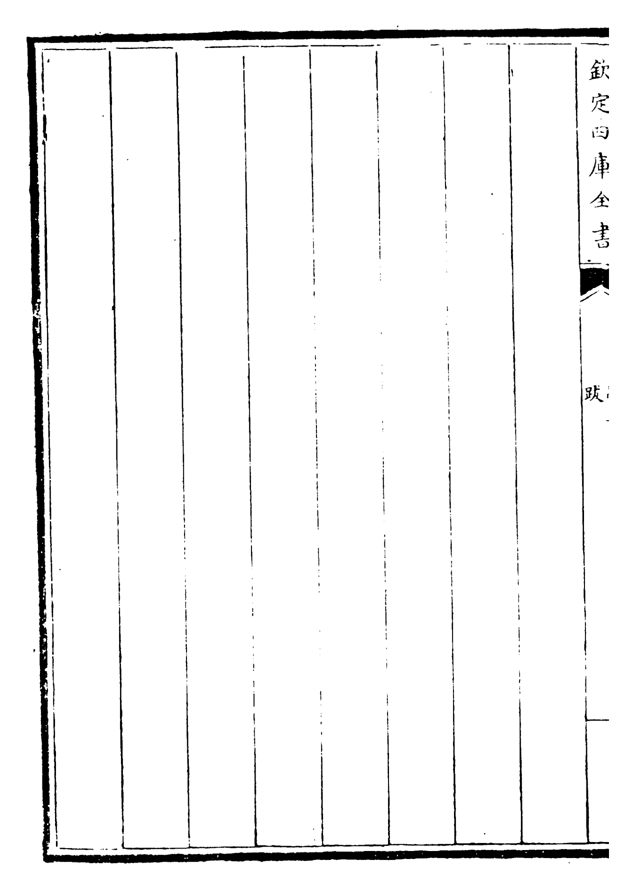
管子卷二十四

管子跋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上下白心内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宥作侑况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

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
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
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不可
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之注者復繆於訓故益使
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世傳房玄齡所闕非是予求
管子書久矣紹興已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
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
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訓故頗為是正其訛謬疑

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與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張嵲巨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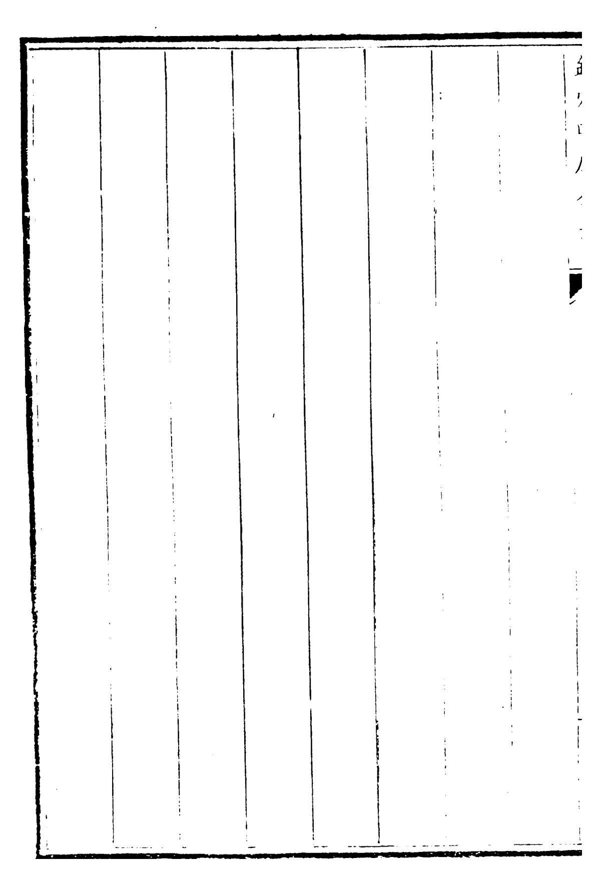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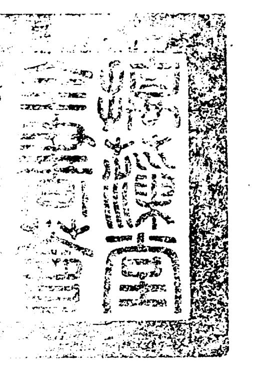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三第三頁前一行夫王起於禹氏邊山刊本禹作牛據卷二十二國蓄篇改

第二十頁後一行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刊本泲訛沛今改

卷二十四第十三頁後七行斗二升八合曰鏂刊本升訛勝今改

跋第一頁前五行及讀心術上下白心内業諸篇刊本上下訛在白心下據本書標題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